



刘 小 东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尚扬 主编

易英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ISBN 7-5394-1022-1



9 787539 410227

定 价: 58.00 元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作品集

文 小 东

尚 技 主 编

HB

目 录

- 001 引子
- 005 第一章 走出金城
- 031 第二章 新生代
- 055 第三章 生命如歌
- 117 简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刘小东 / 易英著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0.9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 尚扬主编)

ISBN 7-5394-1022-1

I. 中…

II. 易…

III. 刘小东—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799 号



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主 编: 尚扬

撰 文: 易英

作品翻拍: 谷小波

英 译: 刘玉铃

装帧设计: 野猪林工作室



责任编辑: 谢鸿辉

美术编辑: 姜晓鹏

编 审: 贺飞白

督 印: 李国新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鹤路 75 号

电 话: (027)86787105

邮政编码: 43007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彩帝毕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x1230mm 1/16

印 张: 8 印张

印 数: 3001 册 ~ 4500 册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94-1022-1/J · 929

定 价: 58.00 元



刘 小 东
LIU XIAO DONG

蘇子卿
PDG

前言

湖北美术出版社两年多以前就开始筹划编辑这套丛书。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设想，但由于我和入编丛书的艺术家长们十分地认真，加上一点无可救药的拖拉(主要是我)，致使丛书现在才得以出版。

将丛书定位于个案，是想区别于“共案”，也区别于目前多见的个人画集或纯粹理论研究的书。是想集中地深入到各入编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生动丰富的个人背景和状态中去，并从他们各自的往事里读到与他们后来创作观形成之间的联系，使人们更方便地对他们的艺术品质、艺术风格进行把握研究和对作品进行品读。

当然，在这些个案研究的画里文间，也会反映出上世纪末的最后十几年中国艺术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的转型进程，使人或多或少会到感受到众多的事件、人物和创作所组成的世纪末中国艺术热闹非凡的景象。

中国的美术批评家一直和艺术家携手向前，他们的文化使命感和研究兴趣使他们对当代艺术的总体轨迹和个人行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这套丛书也展示了他们个案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因此，这样的个案研究无论对于时下或对于以后，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相信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或绘画的学习者都是有所作用的。上面的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前言，还不如充作后记。

尚 扬

2000年5月于京西



1988年底，中央美术学院的院内涌动着令人兴奋的气氛，在称为6号楼的两层简易楼二楼的一间简陋的房间里，设立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筹备组，几个研究生毕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作为筹备组成员在忙碌地接待来访者和收集作品。在80年代中期兴起的现代艺术运动已波及到校园，这些年轻人既是现代艺术的鼓吹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大多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经历了80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们自筹经费来组织这个展览，目的是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作一个总结。他们当时不会想到，这个展览会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会成为一个分水岭，把投身于80年代的这一代人及其所代表的运动送入历史，而迎来属于90年代的一代人。

在送画的年轻人中有刘小东，他这一年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三画室毕业，分配到美院附中教书。他对于现代艺术还没有什么认识，满脑子想的还是画画，怎样画得更好一些。当然他也想出名。参加策划那个全国性大展的几个研究生就住在他的隔壁，当他知道这个展览不同于正式的全国美展，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自由参展时，他决定去试试运气，也算是参加一次“全国美展”。他小心带着自己的作品——《吸烟者》、《休息》，还有一幅女人体，像一个初次进城的乡下小伙子，卑谦地把画送到美术馆。征集作品的地方乱糟糟的，也没有人理他，放下画后他就走了。两天后听说《吸烟者》和《休息》选上了，他想这也太简单了，远没有真正的全国美展那么神秘。

中国现代艺术展既是对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总结，也是这个运动进入尾声的标志。刘小东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前卫艺术，他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前卫的，如果与他所关心的东西发生矛盾，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我。但这又反映出他对两者都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本身就是传统的产儿，而恰恰又是通过对前卫的感觉走出传统。他对现代艺术展的态度很说明这一点，这种态度似乎也决定了他在日后的命运。现代艺术展开幕时正好放寒假，他回东北老家去了，等他回到北京，现代艺术展最热闹的时候已过去了。这个展览给他留下两个深刻印象。第一是那些装置艺术使他惊讶，艺术原来可以这么做，如果这样就能出名，那也太容易了；他对这些东西并不反感，但也不想尝试。第二是他自己的画，挂在美术馆二楼的东厅，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社会上露面，在那个热闹的场面上当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对他来说则是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他还像一个在校学生一样，最关心的还是油画的技法和表现，不想去理解挂在他的作品旁边的那些画中的观念，他只觉得那些大多还够不上真正的油画。这可能是一种典型的学院派眼光，但却给他还来一种未曾有过的自信。

从美术馆出来，他站在美术馆的广场上，又回过头来看看那个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标志，那是一个非艺术的交通标志——不准掉头。他肯定理解了这个意思，前卫艺术已大势所趋，不再回头。但前卫艺术究竟往哪儿发展，他肯定也想象不出来。一年以后，他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1989年初，刘小东的名字在现代艺术展上被淹没在前卫艺术的作品中，1990年5月，刘小东开始借助自己的个展浮出水面。紧接着还举办了一个由中央美术学院几位青年女教师的名为“女画家的世界”的联展，她们和刘小东都是同届或前后届的同学，其作品都

反映出某种相同的情调,这在有意无意间似乎形成一种共同的趣味和倾向。1991年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举办了一个批评家的研讨会,名为“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回顾历史的研讨会,重点则在对新潮美术的认识。在回顾十年历史的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当下美术创作的新动向;对于这个现象人们一时还把握不住,按照前卫艺术,尤其是稍年轻的批评家的思维惯性特别喜欢把艺术上的新动向都视为文化反叛的行为,把这种倾向称为“调侃的”或“泼皮的”的现实主义。刘小东就成了这种新动向的代表人物。一年后的7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新生代”的展览,刘小东没有参加这个展览,但“新生代”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运动,使得刘小东成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历史就是这样,它有时在轰轰烈烈中经历伟大的转折,有时又在悄无声息中穿越了时代的分水岭。



1994 年 31 岁时与夫人孩子在一起
摄影：喻高



1991年 刘小东在画室
摄影: DANILO DE MARCO(法)

第一章 走出金城

看过电影《冬春的日子》的人都还记得影片中一个镜头，冬和春在一个小镇的郊外无聊地漫步，凛冽的寒风掠过光秃秃的树枝，孤零零的铁轨消失在荒原的尽头……其实，那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刘小东在演绎一个虚构的故事，然而却是真正走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那是离锦州市大约25公里的一个小城，名叫金城镇。金城镇实际上是一个工厂区，那儿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造纸厂，镇上的居民大多是厂里的职工和家属，工厂还是日本人建的，可见已有相当历史了。在镇的西边是大凌河，沿河边一小时的小火车路程，是一片沼泽地，那儿有望不到边的芦苇，据说是东北最大的芦苇荡，造纸厂的原料就是从那儿来的。大凌河是锦州的咽喉，河的对面是锦县，一座大桥把锦县县城和金城联结起来，锦县对刘小东的命运也有不小的影响。

刘小东就出生在金城，他的父母都是造纸厂的工人。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爷爷很穷，死得很早。他的父亲在日伪时期就到工厂当勤杂工，解放后才学徒当电工。等到刘小东出生时，他父亲已经是高级技工，在本地算是上流社会人士了。造纸厂的住宅区分为几个部分，北住宅区是干部和高级技工的家属区，南住宅区比较乱，离坟地很近，住的都是一些干体力活的工人及其家属，那儿的人时常打架。刘小东的家在北住宅区，但他总是到南住宅区去玩，和那儿的孩子在野外疯闹，并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地回家。刘小东家里有姐弟四个，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大姐和两个哥哥。他妈妈也是厂里的工人，但很少上班，为的就是照顾他，因为他从小很淘气，闹得厉害，妈妈不在就大哭大闹，当然也没法上幼儿园。为了这个淘气的孩子，家里没有少操心。他除了玩闹之外，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能，到了八岁半才上小学，算是很没出息的了。

1966年3岁时与父母
兄长在一起



小小的金城镇周围就是农村，都是大平原，还有一片片的树林。刘小东在1963年11月17日出生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不久，农村还是很困难。他还记得小时候到野地里挖野菜，到树林里打鸟，到农民的地里偷苹果，偷玉米。而最使他动心的是小镇边的火车站和伸向远方的铁路。在火车站上可以看得很远，他也跟着大一点的孩子扒火车，但不敢走多远，怕走远了回不来。他总觉得火车会去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总是非常神秘。时常有一些拉煤的火车路过车站，上面坐着三五个满脸煤黑的人，不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他从小就做火车的梦，一家人赶火车，老是赶不上，赶上了又找不到爹妈。火车给他带来童年时代的焦虑和梦想。他上小学的时候，姐姐下乡当知青，火车站欢送知青的场面特别热闹，因为姐姐是坐火车去的，他特别羡慕姐姐。姐姐下乡不久就当兵去了。她会画画，插队后画了一幅知青在火车站告别的画，被部队看上了，作为有特长的知青被招了兵。这件事可能真正影响了刘小东的一生。

刘小东上小学时虽说已近“文革”后期，但由于“四人帮”把教育破坏得一塌糊涂，加上金城地处乡村，又是工厂的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可想而知。他的父母都是工人，对孩子的

要求无非是识几个字，读完中学后能顶替父母到造纸厂当一名工人就很不错了，他小时的同伴大多是走的这条路。小学没给他留什么印象，只觉得操场很大，中学和小学在一个院里。但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遭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打击。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金城，刘小东家也搬到防震棚里，不幸的是，他的大哥在防震棚里煤气中毒，不治身亡。大哥当时19岁，刚刚高中毕业，正准备上山下乡。四年级的孩子已有些懂事了，他不相信大哥的去世是真的，因为大哥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大哥就是他生活中的楷模。大哥虽然年纪很轻，却像看透了这个世界，似乎从来没有高兴过，总是一副沉默不语、觉得生活极其无聊的样子。大哥觉得怀才不遇，他不会知道世界会发生变化，只知道下放到农村就是埋没了一生。哥哥的死给刘小东很大的震撼，他非常崇拜那个年龄的人，他们对生活很敏感，对世界的看法很准确。大哥不在了，他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领路人。意外的事故几乎使母亲崩溃，但父亲还要显得坚强，还要把家维持下去。许多年后，刘小东在爸爸的钱包里还发现一张大哥的小照片。大哥的去世也改变了刘小东的命运，家里人希望他学一门安全的手艺，一辈子平平安安。

到了小学高年级，刘小东开始和美术有了接触，小学有个美术班，主要是组织学生画黑板报和漫画、宣传画。美术老师看上了刘小东，让他参加美术班。刘小东不是对画画有兴趣，而是暗地里崇拜这个老师。老师姓庞，个子不高，很瘦，很严肃，也很清高，还一个劲地抽烟。他画画很帅，刘小东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那个水平，但老师对他有吸引力，他还是喜欢去美术班。这时发生一件事，使刘小东的命运更接近画画了。他姐姐在下乡两年后被招去当兵，部队看上她会画画。当时知青返城都很困难，更别说当兵这种美事了，小镇上都知道这件事，它给家里带来欢乐的气氛。父母也老以姐姐为榜样来开导淘气的刘小东，好好画画，将来也可以像姐姐那样去当兵。刘小东在美术班也不是画得最好的，他也不在乎，倒是锦州市文工团来招小演员时看上了他，差一点把他招了去，后来可能是觉得他长得黑了一点，还是没要他。这件事使他悲观了一阵子，经常偷偷地对着镜子拼命用肥皂擦脸，想把脸洗白一点。在后来的岁月中，刘小东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曾动过报考电影学院的念头，甚至还拍了一部电影，这不知是不是为了报复童年时的那次不公平的待遇。

刚上中学的时候，刘小东迷上了武术，中学的体育老师发现了刘小东的体育潜质，他身体干瘦而结实，动作灵活，反应敏捷。体育老师叫肖福成，在刘小东看来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师父是东北少林武术的一个传人，他本人在本地也很有影响，为人仗义，出手很“黑”，社会上的人都很怕他。但直接影响刘小东学武术的是去世的大哥的一个同学，他和体育老师关系密切，长得也很帅，每天深夜在自家院里练武。他也是沉默寡言，喜欢看书，脸色苍白，刘小东觉得他有哥哥的影子。刘小东一直把他当哥哥看待。上附中前，他还来送过刘小东，但在车站分手的半年后他就去世了，原来他早已得了白血病。体育老师特别器重刘小东，教他一些秘诀，使他很快就会舞刀枪剑，还带他出去表演，在同学中间出尽了风头，也没有人



摄影：程绶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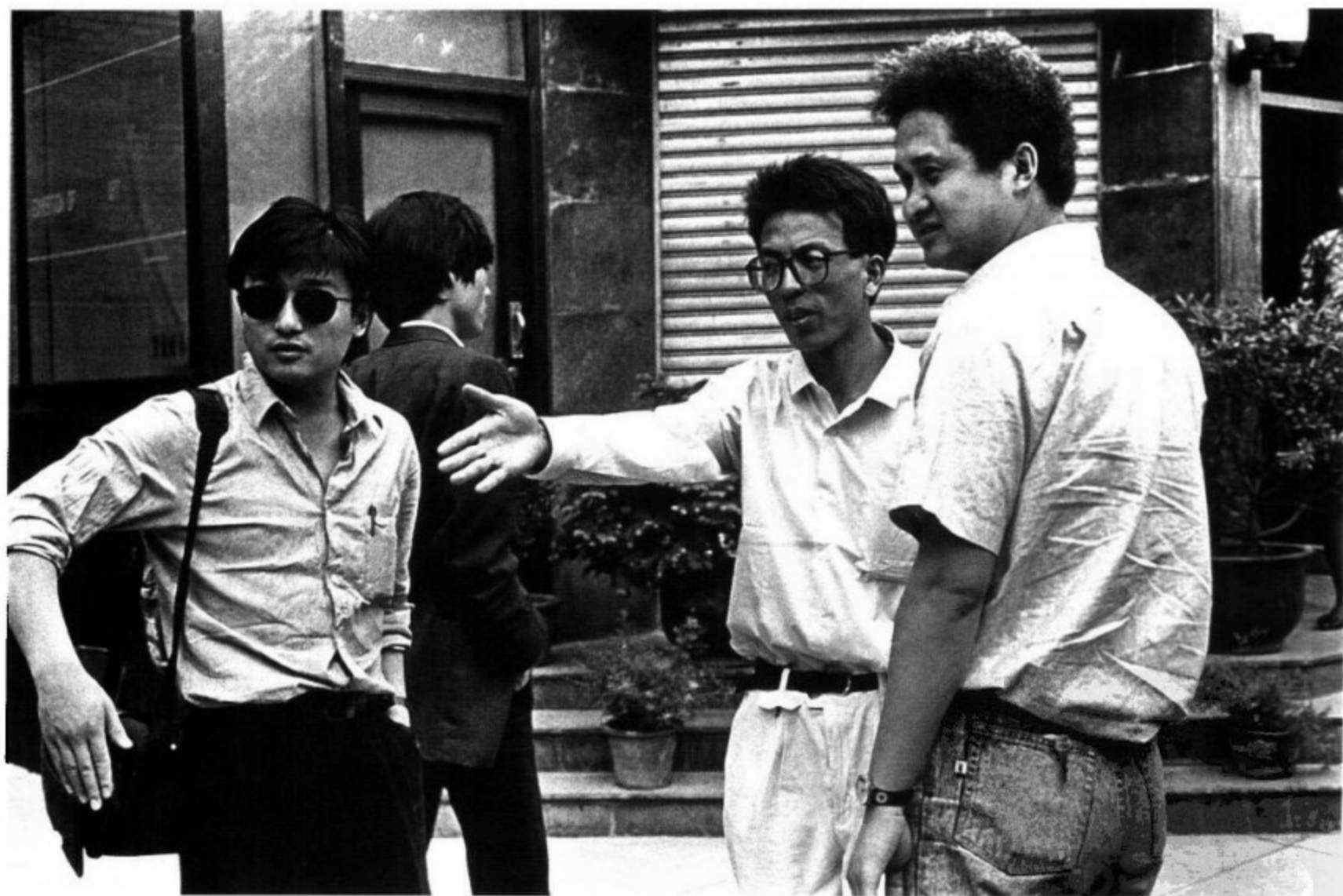


刘小东和他的父亲

敢欺负他。但家里人对他学武术却是忧心忡忡，因为这是个危险的行当。

刘小东的舅舅是专业美术工作者，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袁运生、靳之林都教过他。舅舅来走亲戚的时候，他妈就让舅舅看看刘小东的画，想让刘小东别练武了，跟舅舅学画。舅舅说他可以介绍本地一个画家教刘小东，只要他自己想学。舅舅带去找的人就是镇上电影院画广告的美工，名叫潘会军，毕业于锦州师范，和刘小东的武术老师是同学。他为人谦和，热情客气，很乐意教刘小东画画，他的文学修养还很好，和本地人有些不一样。他是学国画的，可能觉得不合适教基础，便把刘小东引见给大凌河对面的锦县文化馆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李赤峰，他是第一个真正影响了刘小东学画的人。他画得比较专业，收集了很多画册，他让刘小东临摹那些画册，也临摹他的素描，更重要的是他跟刘小东讲了很多有关画画的知识。他在大地方学的画，发配到小县城，很有怀才不遇之感。他觉得刘小东是画画的料，但要学画的话，就得放弃武术。他找了刘小东的父亲，说明两者的利弊，只能二者居其一。父亲听了他的劝告，决定让刘小东学画。刘小东当时对武术的兴趣还是更大一些，要他离开武术队使他非常难过。武术老师也知道这事不能勉强，没有多加挽留，临别时送他一把刀，刘小东一直把它保留至今。多年后，在刘小东的作品中有一幅名为《愚公的子孙》的画，画中

1990年与小帅、张元一起在刘小东个展前
摄影：严容辉



是一个正在练功的瘦精精的男孩，正抬起一条腿在踹墙，好像是在通过一件无意义的事来证明有意义的存在。

刘小东的父亲认为既然要学画，还不如跟舅舅学，舅舅是专业画家，又在大地方公主岭工作，干脆转学到公主岭去，这样既可以学画，又能断了学武术的念头。于是，刘小东在14岁的时候到了公主岭，又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刘小东的外祖母早逝，外祖父又经常在外跑生意，常年不顾家，刘小东的母亲把她的三个弟弟拉扯大，因此舅舅跟他母亲的感情很深，对刘小东也特别好。舅舅在一个杂志社当美编，搞连环画创作，生活条件算不错的。刘小东到那儿后就住在舅舅家，但他并不适应那儿的生活。离开父母他觉得非常孤独，加上转学到一所重点中学，功课也跟不上，心理压力很大。惟一能自慰的是他会武术，打架很厉害，其他孩子都怕他，自然也没人敢欺负他。打架毕竟不能代替功课，舅舅很快发现他功课不好，决定暂缓让他学画，先把数理化搞上去再说。但这时刘小东已经和画画难舍难分了，武术早不练了，再把画画给丢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只得向舅舅哭诉，除了画画，什么也不想学，对数理化是一点都不喜欢，但还是答应把学习搞上去。当然数理化是搞不上去了，他的功课中只有外语还不错，后来还上了外语的尖子班。他对语文还有些兴趣，因为教语文的老头长得很像鲁迅，而且言必称鲁迅，他觉得很有意思。舅舅教刘小东学画的方式很特别，不像当今在少年宫或美术班学画，先从静物、石膏像的素描画起。他像培养一个业余画家那样，让刘小东直接临摹印刷品，因为他自己画连环画，他也让刘小东临摹连环画。当时流行广东画家陈衍宁、伍启中创作的素描连环画《无产阶级的歌》，舅舅就让刘小东一页一页地临摹，还让他临摹夏葆元、林旭东的水墨素描连环画，这看来也反映了舅舅在连环画上的趣味。连环画在“文革”时期是各艺术门类中的“显学”，不论是画国画的还是画油画的，几乎都进行过连环画创作。连环画人物众多，造型丰富，构图变化很多。这种早期的艺术教育对刘小东日后的艺术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他的描述性绘画中，多变的造型与构图无疑是这种连环画的训练作为图式长时间地留在他的记忆中的作用。除了临摹连环画之外，舅舅还让他临摹英国水彩画和俄罗斯画派的画，直接用水彩临，包括列宾和希施金的作品，这都是舅舅自己喜欢的画家。因为是临摹，自然不同于写生，舅舅要求他注意质感，不要考虑色彩关系，小地方要抠死，画准确。这种观念也被舅舅带入了他的写生。刘小东在公主岭的水彩写生至今还保存着，都是32开大小的水彩画，灰黑色用得较多，好像是在画固有色，但观察得很仔细，造型很准确。尤其是那些很平常的场景，如厨房里的什物，小院的一堆柴火，这些不显眼的东西在他的画中都有一种绘画性，这可能是舅舅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刘小东天生具有细致观察的能力。这时刘小东15岁，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画家的水平。

一年以后，刘小东又回到了金城，潘会军再看他的画有刮目相看之感，这使刘小东非常高兴，第一次感到了画画的自信。潘会军让他帮忙为造纸厂的电影院画广告。习惯画小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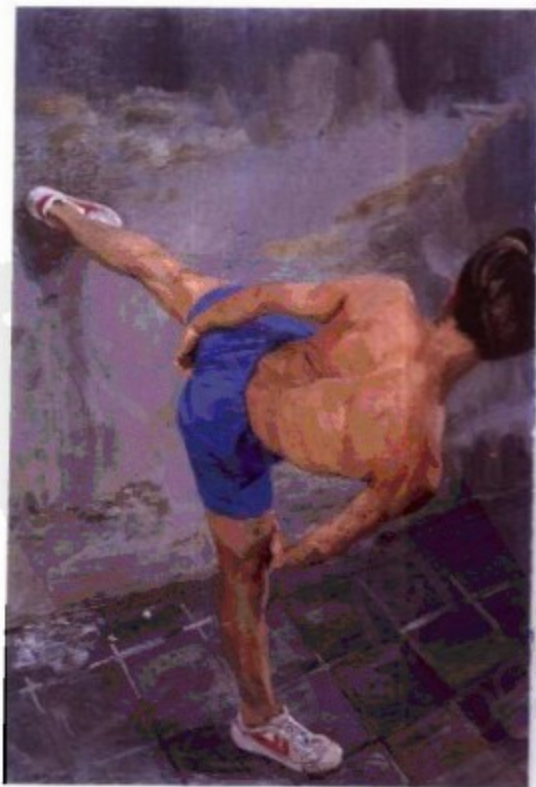
《愚公子孙》

175cm × 120cm

1994年

油画颜料

亚麻布





《厨房》20cm × 20cm
1978年
水彩



《角落》26cm × 18cm
1978年
水彩

刘小东从大画中得到新的知识和经验。电影广告很大，用水粉颜料画，用笔要果断，必须用大笔触，有些地方甚至是用排刷画。但塑造形象的地方还是画得很紧，这种紧与松的对比改变了他舅舅教他的一些观念，使他不再一味地抠细部。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刘小东的画中看到这种效果，但不知是不是画电影广告留下的影响。他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经常跟潘会军一起出去画画，跟他学水彩和速写。

金城是个小地方，刘小东在当地的孩子里面，当然是画得最出色的。不仅他的舅舅、他的老师是这么认为，他的父亲也为他骄傲，到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想着让他报考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中。这时他15岁，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也可能是把小地方的水平拿到外面一比较就显出高低，这次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刘小东这时确实还太小，他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走出金城。画画还只是他的爱好，就像小时候学武术一样，并没想到这就是他的命运，是他未来的职业。他父亲对他很有信心，多年前他姐姐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今天，父亲不仅从刘小东身上看到了他比别的孩子更有才能，也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刘小东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跟他讲解放前的事情。那时，大凌河上的桥很不安全，国共双方的军队为争夺大桥常在那儿打枪打炮。有钱人怕死，不肯从桥上过，就让人背过河。当时父亲还不大，为了挣几个钱，也到河边背人。父亲跟他讲往事的时候总忘不了说：“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就只有去背人。”现在孩子大了，该是出去闯荡的时候了。虽然第一次为刘小东报考鲁美附中没有成功，父亲一点也不灰心。两年后，他从报上看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招生，便去跟李赤峰和潘会军商量，干脆让刘小东报考那儿。两位老师觉得可以试一试，但没有他父亲那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毕竟是画画的，知道中央美院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刘小东对中央美院则没有一点概念，他觉得中央美术学院就是报纸上的一排铅字。

1980年刘小东17岁，随父亲到沈阳参加考试，当时中央美院附中在鲁美设了一个考场。这是刘小东第一次到大城市，也是第一次见到美术学院。他觉得沈阳特别大，鲁美的校园也特别大，自己成了个十足的乡下孩子。但他也有一种无名的冲动，就像在武术散打中要战胜对方那样，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一定要进入这种大城市的欲望。考试的第一天是画素描，刘小东觉得很自信，因为这段时间正在学习费申的素描，画得很有感觉。考完后随父亲回到鲁美边上的一家小旅馆，看见别的考生都住在鲁美院内的招待所，心里就开始发虚，认为别人都在开后门，这时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第二天考色彩就不行了，他看见别人都是提着大画箱，摆出大调色板，他只是一个水彩盒，显得很小家子气。画了一上午色彩，中午就病了，可能是心理压力的原因，一紧张就呕吐。附中的许仁龙、张志新两位监考老师把他带到医务室，一边让他看医生，一边劝他明年再考，担心他坚持不下来。刘小东觉得这两位老师对他的前途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坚持考完了各门课程，但一直是头昏脑涨，除了素描外，其他各科都是画得稀里糊涂。他后来才知道，评卷的时候两位监考老师介绍了他的情



况，否则不会让他通过。回到金城后，他觉得没什么希望，不是自己画得不好，而是运气不好，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呢？幸运毕竟还是降临在他身上。但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不觉得有多么幸运。小的时候，他常常做梦，梦见赶不上火车，赶上了火车又找不着爹娘。他觉得离开金城是很神秘的事情，那些坐在运煤车上的满脸煤烟的人，不知火车把他们拉向何方。直到90年代他还画了一幅名为《违章》的大画，画面上就是一群坐在汽车上的民工，他们面无表情，盲目地被汽车拉到一个又一个地方。这好像是他童年的梦境。他记得录取通知书是手写的，他以后就要去学画了。但北京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好像坐上了煤车，到一个很远的神秘的地方。

1988年初为教师下乡
摄影：黑晓东

北京确实是陌生而又神秘。刘小东进京读书，成了本地的一大新闻，亲朋好友都喜气洋洋，父亲更是觉得他为家里挣了面子，连厂里的领导也对他家另眼相看。但是他所向往的北京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大也很冷漠的城市，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但走到街上，谁也不会理你，你永远是一个从小地方来的外地人。北京人长得很白，像没见过阳光，不像东北人那么黑。附中的学生都留着长发，走路摇摇晃晃，说话爱理不理。附中毕竟是改变刘小东命运的地方，他对附中的第一个印象是那



《违章》
230cm × 180cm
1996年
油画颜料
亚麻布

儿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有很多外国的图书与画册。他以前在舅舅家和金城的老师那儿只看过几本苏联的画册，而现在几乎每天都可以沉浸在画册之中。上学的第一年他还像在老家那样，每天刻苦学画，每天早上出去画速写，连下雨都不间断。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已看出自己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差，素描成绩算是很出色的；色彩课是画水粉，这他以前没画过，但很快就掌握了水粉的要领，画起来得心应手。这时候他有了一种生活在北京的自信，开始适应这个城市了。

一年级埋头画画，到二年级学习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刘小东开始了有限的社交，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自己的画架和课桌。这时正是西方现代艺术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不论是美院还是附中，学生的思想都很活跃，受外国画册的影响很大，在同学中间流行什么画册，很快就在他们的作业中反映出来。同学中间都崇拜凡高、塞尚，这使刘小东觉得很新鲜，上附中以前，他知道的大师只有徐悲鸿、齐白石。同学的影响也使他无所适从，尤其是在色彩上，总是变来变去。直到四年级才基本稳定下来，稳定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色彩感觉，而是因为要准备考美院了，他觉得还是画得老实一点为好。虽然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风格没有对刘小东发生直接的影响，但他始终对塞尚抱有敬意。他认为塞尚作画和作为一个艺术家都是十分纯粹的，艺术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般画家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对附中的两个老师印象很深。一个是王垂，他教学很严格，尤其是要求学生在一个暑假画好几百张速写，使他受益匪浅。另一个是孙为民，二年级时孙为民把刘小东的画拿到高班作为范画，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对现代艺术总是不投入的学生，开始有了一种真正的自信。

美院附中的生活和学习对刘小东的一生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从这儿走上了艺术道路，也从这儿开始了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从附中到美院油画系，他一共接受了八年的专业训练，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附中的生活。美院的四年正是'85新潮风起云涌之时，学校里面也是闹哄哄的，众说纷纭，来来去去的思潮把他的思想都搅乱了，等到他清理出自己的想法，已经到了毕业的时候。

大学时代不仅被现代艺术的思潮搞得晕头转向，他自己也被个人生活搅得魂不守舍。大学四年也是他和喻红热恋的四年。时至今日，人们总还是喜欢把他们俩的艺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共同点。他们在附中就是同班同学，大学又在同一年级、同一系和同一画室学习，首先是学院的教育制度决定了他们在风格和观念上就难分彼此，其次，他们漫长的情感历程使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模仿，这必定会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反映出来。一个男人对存在的体验往往是通过女人而实现的。从小镇金城来到北京，远离父母和家乡，但刘小东还是逐渐适应了都市生活，有时放荡不羁的玩闹也使他忘乎所以。当他想家的时候，就总是给姐姐写信，姐姐给他写一些古体诗，还抄一些名人格言，鼓励他胸怀大志。但他还是觉得寂寞。后来他才知道是对喻红的暗恋使他陷入孤独和忧伤。附中的学生都是少男少女，

男生女生之间倒不怎么来往，上文化课的时候，他俩的座位就紧挨着，但两人从来没有讲过话。刘小东大概从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注意喻红，但喻红那种都市女孩的高贵气质使他望而却步。暗恋使他伤感，然而也给他带来动力，他努力从画画上来寻找自信。在他的血脉中流淌着关东平原野性的气质，大都市的环境可能一时使他收敛起这种野性，而一旦适应了这种环境，他就像在树丛中潜伏多时的野兽一跃而起，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会把这种野性发泄出来。到附中临毕业的时候，刘小东终于鼓起勇气向喻红表达了他的爱慕。他们都直接升入了美院油画系，并且都在三画室，这仿佛是上帝的安排。喻红在油画系进步很快，尤其是她在大一的大卫石膏像素描几乎使她红遍了国内的美术院校，至今还是各种素描教科书上的范画。刘小东的进步不像喻红那么显著，他好像是把附中的风格转变为三画室的风格，在技能上不见得有更多的发展。但他们赶上了一个正在开放的时代，人的发展是艺术的真正发展，他们从爱的自由中体验到青春与生命的存在。附中为他们奠定了技能的基础，美院的生活则是他们寻找自我与感性生命的时代，没有这种对自我的发现，他们也不会走上表现自我的艺术道路。爱过了，就是存在过了，这可能是刘小东在美院的真正收获。

1988年，刘小东和喻红双双毕业留校，刘小东到附中任教，喻红则留在三画室。6年后，刘小东又从附中调回油画系，还是在三画室，看来他与三画室有不解之缘。三画室对刘小东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艺术家的早期教育作为预成图式总是会在长时期内暗示性地支配着艺术家的图式选择。刘小东进校的时候，三画室的老师有詹建俊、朱乃正、罗尔纯和吴小昌，还有青年教师曹力伟和谢东明。三画室的宗旨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现实主义的新手法和新观念，而这实际上让学生形成一种比较直率的写实画法。一年级的時候都是画长期作业，这和其他画室没什么区别。二年级后就要求学生画非常概括的素描，这真正是“尽精微，致广大”，画复杂易，画简单难，刘小东觉得他没有一张这种成功的作业。到三年级的时候还学了一些白描，主要是受袁运生的白描的影响，从造型上提高概括力。从整体上看，三画室的风格是在客观的基础上加一点主观性，造型上如此，色彩上也是如此。罗尔纯在社会上已有很大大名，但不善言谈。有一次刘小东在画画时，他在后面看了一会，细声说：“画得再润一点，这样太干了。”刘小东有点不服，觉得自己已画得够润的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润”已是刘小东的特点之一，尤其是他的笔触，不润是抹不开的。詹建俊比较严肃，学生有些怕他。他喜欢强调概括，与学生一味追求深入相反。刘小东觉得概括特别难，一概括就显得空，总想去抠细节，但到目前为此，很少在刘小东的画上看到抠出来的细节。朱乃正也是如此，他在画面上讲究通畅，一气呵成。不论是速写，还是深入的素描，要讲究画气，讲究笔触。曹力伟教学生画静物的时候不按传统的搞法，而是把生活中最平常，传统上被认为是最不入画的东西摆进画室，如破椅子、土豆、劈柴之类的东西。曹力伟显然较受现代艺术的影响，他的观念对学生很有煽动性。

1993年 与喻红在纽约结婚
摄影：东西工作室(下)
1997年 与喻红在旧金山
摄影：邬迪(上)

